

老游击队员

王 松



责任编辑：冯永棋

封面设计：万强麟

老游击队员

(短篇小说集)

王 松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：8.625 字数：177,000

1980年4月第一版 1980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400

统一书号：10116·796 定价：六角二分

目 录

在朝鲜坑道里.....	(1)
这样的战争.....	(24)
老游击队员.....	(52)
石宝——县委书记.....	(81)
革命买卖.....	(101)
在包围圈里.....	(129)
一个倭尼人.....	(166)
莎露队长.....	(182)
旗.....	(197)
看门人.....	(213)
分鱼.....	(227)
拖拉机手和他的妻子.....	(248)
后记.....	(258)

在朝鲜坑道里

一

虽然夜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但人们仍可以看见指导员高天明那双充血的、闪耀着光采的眼睛，他激动得手脚发抖，用嘶哑的声音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！我们的阵地是全世界和平人民的阵地，守住它，就守住了和平。在我们的后面，有我们亲爱的父母妻儿的眼光，有朝鲜人民的眼光，有全世界千千万万和平人民的眼光在看着我们。我们能够丢掉阵地吗？不能！即使只剩下一个人，只剩下一口气也不能丢。绝不能丢！”

这是在经过两个整天的激烈战斗，几十次反复争夺表面阵地，敌人终以优势兵力占领了表面阵地，形势开始了新的变化以后，高指导员对全坑道同志们说的话。最后，他这样结束道：

“我们目前从事的是艰苦、残酷的斗争，但这正是我们为祖国人民、为全世界人民献出我们的力量、智慧、痛苦与血汗，以至生命的时候了。同志们！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对呀，同志们！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，我们将能战胜一切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！”

指导员说起话来，就象火一样，烧得人心里发痛。但是，

对他周围的战士、班长和排长们要立刻出去支持九班反击的要求，他却坚决地拒绝了：

“不行！我命令你们，立刻回去睡觉，休息！”

他自己知道，斗争是长期的，在总反击之前，要上级补充人员是不可能的，而他现在只有一个排又一个班，他就要靠了这些力量，坚持到胜利。他看见人们一个个不高兴地走开了，心里很高兴，因为他坚持了原则。但又觉得，有这些战士，啥困难也不怕，这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呀！正想间，他的通讯员小李悄悄地爬近他的身边，屏息着呼吸，但仍然可以使人感觉得到，他喘得很厉害，他看了指导员一眼，把声音压得很低地说：

“指导员，副连长受伤了。”

高天明全身一抖，突然觉得腿软了，心里被什么刺了般地难受。事情是很明显的，连长领了一个排在坚守着另一个坑道，这里只有副连长一个是他的助手。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重了。他转过身，两眼盯着小李，问道：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背回来了，他要喝水啊！……”

高天明没有再听小李的话，便向坑道口冲过去。

“喂，喂，给我，一口水，一口水啊！我……”

他听出来了，这就是副连长刘志民的声音。他很奇怪，为什么一个这样强壮的，有着象山东大马似的个子的青年，受了些伤，却会这样呻吟呢？他甚至有些气愤，一个领导干部，受了一点伤，就该这样哼哼哎哎的吗？但他却十分柔和地安慰着刘志民，告诉他团长来了命令，说只要我们坚守，

胜利一定是我们的。另外团长还送了两个苹果来。他叫小李把放在他床头的苹果给副连长一个。就在这时候，随着一阵风，一个人影从坑道口扑了进来，立刻响起了嘶哑的喊声：

“手雷，给我手雷，给我手雷呀！”

一听就知道，这是九班机枪弹药手赖金的声音，但十分令人奇怪，这个平时啥话都不说，说起话来有些害羞的年轻农民，忽然叫得这样粗野，就象喝醉了酒似的。

“赖金，你叫啥？”

“指导员，机枪手牺牲了。”他愤然地回答，并且立刻冲进去，准备找寻什么，但被高天明挡住了。他断续地补充道：“我把机枪抓起来打了一阵子，可不久一个手榴弹把我的机枪打烂了。”

“你挂彩了没有？”

“我，唔，指导员，没，没有。”

“撒谎。”指导员已经从他的说话语气中听出来了。

“他的屁股还在流血！”小李叫道。

赖金把小李推开，象猛虎般直扑进去，以致指导员叫他去休息的话都没有听见。他跑回到九班的“房间”里，没有人，有些零碎的用品、衣服、被盖，但却没有手榴弹和手雷。接着他匆匆地走出来，又冲进八班的宿舍。他哀求这个，叫那个兄弟，借给他一个手雷，或是一个手榴弹。终于，他找到了四个手雷，八个手榴弹。于是，转身便往外冲。但刚冲到拐弯的地方，又被高天明挡住了，只因他听见是指导员的声音，他才没有用力把他摔开。他呆了一会，心里忽然一阵阵痛，他觉得指导员从来就不够了解他。平时，赖金不

喜欢说话，他常觉得，当指导员的眼光落到他的身上时，好象说：“你就是这样落后的吗？”而现在，当他心里充满着无限的仇恨需要发泄的时候，指导员却又拦住了他。他感到受了委屈，便叫嚷道：

“指导员啊，指导员啊……”

他没有办法说出更多的话，他的眼里淌出了泪水，呜咽地哭了。指导员走近来，轻轻地摸着他的头，就象父亲抚摸孩子般。稍停，赖金推开指导员温暖的手，请求着：

“请放我走吧，指导员！祖国人民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我要去战斗。你看，外面就是鬼子，是美国鬼子呀……”

终于，赖金从指导员的抚抱里挣脱出来，扭过头，奔向另一道坑道口冲出去了。

高天明十分感动，他许久许久地站在那里，感到一股无限的力量不断地流进他的血管里去！他为有了这样的战士而骄傲！他竟忘记了掌握自己的原则了。

但是，第二天整天的时间，高天明都感到坐卧不安，赖金牺牲了，但这个质朴的战士的影子，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脑子。他开始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个年轻纯朴的战士，平时对他的认识太少了，帮助他帮助得太少了，“为什么只有当他为祖国、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，我才能够充分地认识他呢？”高天明痛苦地自语着：“不，我们的战士，就在平时任何细微的地方，你也应该看到他的纯洁和坚定。”

这里，高天明回忆起一件事情来。

还是这次战役刚开始不久，赖金把收到的一封家信，一

份自己要求入团的申请书和十万块钱交给他，说：“要是上级批准了我入团，这钱就拿来交团费；要不然，捐献给国家！”

“为什么不寄给你妈妈呢？”

赖金当时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。其实高天明是知道的，赖金头次寄了一些钱回去，他妈妈来信说：“土改分了田，又组织了互助组，家里啥都不缺，就是缺一个喜报。”赖金那时是多么难受啊！

“当然，赖金不单是想给妈妈送一个喜报！”高天明喃喃着，“他是为了活着的我们。是的，没有水，坑道里满是伤员，敌人围困着我们……”

二

黄昏的时候，接到团首长的电话，许多同志都围着指导员，好象是在听取什么好消息般。指导员把敌情报告以后，忽然呆住了，然后说道：“我问问，看大家有什么困难。”于是，他把耳机放下来，问周围的人：“团首长问大家有困难没有？”

人们互相看了看，都笑了。谁能说出有什么困难来呢？平时象是样样都是困难，可是，这时却觉得样样都够了，什么困难也没有。因为上级随时都在关心着我们，还有什么困难。于是，人人都说：“没啥困难。就是希望多运些手雷、手榴弹上来，保证守住阵地。”

七班的胡荣新又把他的“三国两洲胡琴”拿出来，拉了个“空城计”，自己唱了半段，无论如何都唱不下去了，结

果咳起来，而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，班长王恒芝说：“同志，留下一点力量，准备和敌人打仗的时候用吧。”逗得大家大笑起来，有的人忍着想不笑，因为嘴唇干燥得实在难过，一笑便要裂开来，出血，但也忍不住啊！

看到伤员同志们的痛苦，卫生员陈真平几晚都没有好睡，想着怎样解决伤员的困难。第一是没有水吃，虽然有炒面，但不能吃，一吃就满嘴是血。他想：整个坑道，就真的没有水吗？他摸了摸坑墙，是石头岩的。他忽然记起，小时候去岩洞里玩，总是有水，滴落滴落地从上面滴下来。于是，他半夜爬了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摸着，坑道所有的地方他都摸到了，终于，他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在坑道的最深处，摸到了湿墙。接着，他用舌头去舔，证明是水了。他欢喜到发狂的地步。当他摸到尽头的时候，他的头被一滴水打着了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这真的是水呀！于是，他急忙转回来，把他周围的口杯都拿出来，奔过去接水去了。他一直这样接到天亮，装起了一个大半口杯水。但又想到，伤号不能吃冷水呀，怎么办呢？他因此不敢说出自己找到了水的事，把水秘密地放起来。他的手开始感到不容易放下去，因为他的喉咙似乎比先前更干了。要是能够自己喝下去，喂，谁也不会知道的，人总是要活啊！这是我找出来的水呀！我有优先……天知道，为什么我没有找到水时，我并不感到渴呢？不行，你是一个共产党员，而别的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，流了血呀！他们应该喝到水。他终于放下了口杯，把发抖的手缩了回来，同时责备着自己：“你差点就犯错误了。共产党员，应该坚强起来！”

后来，陈真平想出了办法：他到处去拣拾吃过的猪肉罐头盒子，那些盒子里有剩下的许多油，他用纸把油刮了出来，便开始烧开水了。后来纸用完了，就又把自己的棉衣拆了一个洞，撕出棉花来烧。当他走近伤病员面前的时候，调皮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我给你们商量一件事。大家都有几天没有吃东西了，现在我给大家办席来了，就是怕不够，所以，我要分为大灶、中灶、小灶。重伤号吃小灶，中伤号吃中灶，轻伤号吃大灶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”

这一来，大家都被他新奇的說法吸引了，个别哼着的伤号也停止了呻吟。有人问，这样困难还有啥大灶、中灶、小灶？陈真平说，所谓小灶就是半口杯开水拌炒面，中灶是冷水拌炒面，大灶则只有一小杯冷水。这一说，个个都同意。可是，当他把水和炒面端来的时候，却没有一个人吃，副连长看着面前的水，首先象孩子般呜呜地哭起来。这一来，几个正在吃的同志们也停下来了。这把陈真平急坏了，他不知道同志们为什么不吃，他极力地劝大家吃。

副连长泪涔涔地说：“我们不能呀，同志们！我们已经不能打仗了啊！可是那些还要打仗、要坚守阵地、要保护我们的同志们饿着肚子，我们，留下来给他们吃，让他们更好地打仗。”

“可是，同志们，你们是伤员啊！”

“就因为我们是伤员呀！”

高天明走过来了，他也劝大家吃，但不行。於是，他把剩下的同志们召集起来，他说：

“同志们，伤号同志要我们吃他们的东西，你们吃不吃呀？”

“我们死也不能吃……”

“为了战胜敌人……”

一场争论开始了，但什么结果也没有。最后还是高天明提出建议，三分之二的水和炒面给伤员吃，三分之一给完好的同志们吃。开始大家都不同意，高天明便耐心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，要吃啊！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活着！活着，对祖国，对毛主席，对整个世界人民，有着多么大的意义呀！敌人是千方百计要我们死，而我们不能死，要活着，到了那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有很大的用处。同志们，吃吧！为了胜利！”

人们静下来，装出并不饥饿、口渴的样子，但陈真平却在默默地分着水和炒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份，但只有两口；到最后，只有一份了，陈真平把最后的这一份给了高天明。

“吃吧！指导员。”

“不，我不饿。”

“不饿也要吃。你知道嘛，船上不能没有把舵的，坑道里不能没有你呀！吃吧！”陈真平激动地说。

不等指导员的推辞，陈真平就急忙转过身去，他不愿看着他。当他看见同志们就象过年似的津津有味地吃着东西，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舒服。然后，他歪着身子，又向滴水的地方摸去。高天明早就注意着他了。他悄悄地跟着陈真平爬过去，发现他一个人躺在地下，用他的嘴唇不断地舔着肮脏的地面。立刻他就理解了：这个“老广”，把自己的水和

炒面给同志们吃了，而自己却去舔地上的潮湿。靠了这个，他继续为同志们工作，这是多么高贵的品质啊！他太爱这个年轻的战士，恨不得一下把他抱在自己的怀里。但他什么也不能做，默默地感动着，听着他的心，在土地上卜卜地跳动！

“指导员多好呀。副连长也差点忍不住了，但，我们的同志都是最好的。”陈真平喃喃道。

指导员终于爬了过去，抓住陈真平，激动地说：

“不，不，我们的党多么好，它把我们培育成这样顽强、伟大的战士！”

陈真平一下子惊跳了起来。但这时却又出现了第三个人——通讯员小李摸了过来，他手里端着口杯，说：

“吃，吃啊，指，指导员，你们两个，都吃……”

三

天快亮的时候，小李从第一号坑道爬回来了，那里连长带领着一个排在坚持着。小李说连长瘦得象木偶般，两眼陷了下去——他们也没有吃喝啊！胡子长出寸把长来了，但是眼睛还是发亮。连长总是问这里的情况。后来他表扬了三号小坑道里的步行机员吴智，就是平时人家叫他“小知识分子”的那个吴智。当坚守三号小坑道的一个小组的同志都牺牲了时，吴智拿起剩下的手榴弹，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，最后他的手榴弹完了，而一百多个敌人也已经冲到他的周围，他不慌不忙地通过步行机，喊着：“炮兵，立刻向二二四高地，向我说话的位置开炮”。炮兵同志惊异了：“同志，那不是要打着你吗？”吴智喊道：“打，这里已经全是敌人了，我不能丢

掉坑道。”炮兵说：“那么，对不起你了，同志，祖国人民不会忘记你的，再见。”话刚一停，炮便轰轰地响了。吴智和敌人同归于尽了。另外，通讯员李洪章刚一出坑道口就牺牲了。整个坑道只剩下七、八个好人，其他都是伤兵。但小李说：连长还是叫他告诉指导员，他们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只要有一口气，就保证不丢掉坑道。

高天明想到：当然，有信心是好的，但，要斗争才有胜利，斗争是要人来坚持啊！他知道，昨天一天敌人没有来进攻，是因为想采取困死坑道里的人的办法，因此昨天晚上他重新把全部战士编了一下：两个人一组，打完了两个，再出两个——为的是他们一共只有十来个好人了。指导员知道：在这样的时刻，人是顶顶重要的。不能一下子拚完，必须坚持到大反击的那一刻，和后面反击的部队配合。可是，他一算时间——什么时候开始反击呢？就算是五天以后吧，每天拿出两个人来，五天以后就完了，没有力量配合反击了。如果时间再长些，那就……

而最使他伤脑筋的事是：昨晚上电话线突然断了，原来是说上级要派人送东西来的，但至今还不见来，是不是在半路牺牲了？敌人的炮声根本没有停过，我前后方的交通被封锁了吗？

是的，高天明嘴里虽然说：看吧，我们这些人是困不死的。但还是不放心，即使不说人的多少，坑道里的吃喝如何解决呢？没有吃的，人还有力量打仗吗？就他自己来说，他已经感到有点虚弱了，他觉得现在支持他的是另外一种东西：他自己的信心。但要是再过五天呢？人还能拿得起枪

吗？他昨天晚上拿起一支小卡宾就觉得有些吃力，当时他想：搬不动机枪了，如果后方的东西真的送不上来，……

“这是想什么！胡闹，我们能坚持，他们也会送东西来的！”他责备自己了。

他转过身来，忽然听见陈真平愉快的声音：

“同志们，你们辛苦了，有人来慰劳你们来了。”

说得大家又气又笑，哪里有什么人来慰劳呢？但陈真平一股子正经，并且在边摸着什么，边说：

“大家等着，他们走累了，休息一会就来。”

不久，留声机响起来了：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——”

再没有人说话了，人人都默默地听着，不知为什么，心里忽然一阵阵热呼呼，禁不住掉下泪来了。歌声停止后，有人叫再唱一遍，唱了一遍又叫唱一遍。

小李爬过来了，他低声地问高天明：

“指导员，你说，祖国人民现在在干啥呢？”

高天明一愣，心里觉得小李问得多么妙呀！祖国人民有多少啊！谁能知道他们一个个在做什么呢？但小李问得很对，比方说：我妈妈在干什么？王文芳是不是抱起小星星起来吃奶了呢？是呀，在战斗开始的头一天，他接到王文芳的信，说她参加了互助组，妈妈还是要政府代耕，她要他写信劝劝妈妈，但他还没有回信，而且这几天也没有想到这件事。

“指导员，我们四川，这阵恐怕家家户户都起来割谷子了呢？”

高天明向小李愉快地笑了笑，心里感到几天来从没有过的愉快。他打趣道：

“你为啥就不想想工厂正响起汽笛呢？农民……”他说不出来了。

小李又象平时一样，调皮地做了一个鬼脸。他知道，指导员又要说“农民意识”了。这是他的一句习惯语，别人的缺点他都说是农民意识。

这时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，脸便立刻严肃起来。

“我差点忘记问你一件事了。指导员，昨夜晚，那个六班的张贵祥问我，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叫撤退呢？我说：‘撤退？指导员不是说过，这是和平的阵地！’他说：‘鬼话，我就不相信，这个小坑道丢了，全世界就真的会打起仗来。全世界这样大的地方，就差这个小小坑道？’我倒不是这样想，我想：今天放弃，我们明天就打回来了。——你看，你四天没有吃东西了呀！”

这时，坑道口突然闪过一个影子，好象惶惶地奔进一个人来了。

“是谁？”

“指，指导员，敌人，敌人……打过来了……”

整个坑道突然紧张起来了，所有的眼光都集中在高天明身上，好象说：“你快下命令吧！”高天明的眼光不知怎么的，忽然溜到留声机上去了，留声机还在唱着：

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呀嗨——”

外面的枪声更加猛烈地响起来，炮声震撼着坑道。一阵阵火药味从外面吹进来。

“第一组的，走，守住坑道口。”高天明喊道。

两个影子忽地从坑道口闪了出去，小李也悄悄地跟着出去了。

人们十分激动，一个个都紧握着手榴弹。等候着战斗。这时副连长爬过来了，昂起头来望着高天明，看了好一阵，才说：

“指导员，我们彩号有一个请求，请派我们去和敌人拚。我们已经负伤了。好的同志要留下来，准备反击。我们商量过了，我们都是自愿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彩号同志们！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到了。”副连长不能抑制地喊着。

“对呀，干！”

于是，轻彩号们爬起来奔出去，而重彩号则爬着，用力地往外爬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手雷响了。刹那间寂然无声——那些猪叫声听不见了，枪声也忽地停了。副连长给伤号编了组，便领着第一组出去了。过了差不多两分钟，才又听见敌人的机枪稀疏地响几声。几分钟以后，枪声又忽然密密地响起来。

高天明觉得对不起彩号同志们，但形势太紧急了，他没有阻拦他们！

这个威胁太大了，想一想：敌人离坑道口只有五十米，随时都有可能冲过来，万一冲过来了怎么办呢？高天明觉得坚决要去掉敌人那个地堡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力量，他又有些动摇了——人一个个少下去了啊！而且三挺机枪架在那里，

怎么能出去呢？要出去得花多少代价呀！

四

情况是险恶的。到下午，敌人拚了全力来冲锋，五、六十个美国鬼子一起往我们的阵地冲过来。那个对小李说指导员为什么还不撤退的张贵祥，他望着，望着敌人快到坑道口时，他便转过身，突然从副连长身边拿起一个爆破杆，跃起身子，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伤员，一下子就冲到敌人中间，十几个敌人向他围拢来，都想捉活的，但刹那间轰一声爆炸了，几十个敌人倒下了，剩下几个四面逃散了。

黄昏的时候，敌人改变了进攻坑道的方法，开始用炮来轰击坑道口，我们守坑道口的几个同志牺牲了。坑道口上面的石头、泥土哗啦啦地往下落，几秒钟以后，整个坑道口给堵塞住了。怎么办呢？高天明立刻想冲出去，但他压制住自己。不一会，敌人的炮弹又把泥土打开了，炮弹直飞到坑道里的转弯处。整个坑道弥漫着难嗅的火药味。

天黑的时候，敌人的攻势停止了。高天明召集了排长、班长们开会，一直开到半夜。

半夜时组织出击了。第一次是小李和一个新战士唐汉出去，敌人的照明弹一熄，两人便一股子冲出去，唐汉一慌，也没看前面的小李，爬起来便踩了下去，恰踩在小李的肚子上，小李哎一声叫了起来，一下子给敌人发觉了，刚一喊口令，两人便都退了回来。回到坑道口敌人的机枪才喀喀地叫。到坑道里之后，两人互相埋怨，小李说唐汉胆小，不看人。唐汉说他根本没看见，就是踩了一脚也不该叫。指导员叫他